

豆蔻

李雪静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李雪静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豆蔻/李雪静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53-1104-3

I. ①豆… II. ①李…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5613号

责任编辑: 金小凤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57350404 门市部电话: (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7.125印张 2插页 130千字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定价: 2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序 写作是一种青春的表达

李雪静是高中一年级学生。我读她的长篇小说《豆蔻》，阅读感受是新奇而惊喜的。尽管明知时代不同，我还是感慨自己在这样的年龄时，虽然也是文学少年，可是与雪静的文学写作却有着较远的距离。

雪静无疑是有文学写作才华的。文学面对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写什么和怎么写。

文学的写什么十分重要。雪静的写作是一种青春的表达。《豆蔻》主要是写友谊，这是她感同身受的生活，描写得较为鲜活。当初中毕业，主人公林小蔻与好友吴双和于天晴将要离别时，小说写道：“在我身上的背包里，装着两本我写的

小说,被我很用心地在扉页留了言,签了名字。可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送不送给她们其实无所谓,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独特的记忆方式,她们也许不说,可那不代表她们不记得。”这种表现,就出人意外,很独特,有文学效果。

作为雪静的友谊所置身的时代语境,不可避免地当下的应试教育生活密切联系着。“还是吴双总结得好:‘有每周一小考一月一大考的学校的方全都不适宜居住。’我坚信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学生都赞成。”“从这半学期开始,远海在每个星期五下午都会搞一次变态的数学周测,题目难得吓人,好像非要把学生们打击到毫无信心才肯罢休。”“现实本来就荒唐,中考把现实折磨得荒唐透顶。”“期末考试是真的要来了,我每天都这样告诉自己一次。尽管我觉得我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因为我的身体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响,那个该死的声音告诉我我根本就别想让我自己变成一台循规蹈矩的学习机器。”这样的主观化的叙述,显示出作者对应试教育的批判立场。这是作者的思想较为成熟的一面。

对应试教育,雪静也写出了问题的复杂性。小说中的林小蔻对应试教育的接受方式与对妈妈的爱联系在一起:“站在开满烟花的夜空下,我觉得我就像个王子,我拯救了我妈妈,她是被困高塔的公主。来吧,我继续稚气地想,我愿意承担一切风暴,只要她快乐,我无怨无悔。如果这种别扭又偷乐的感觉叫做‘成长’,那么我承认,它的确美妙,美妙得仿佛突然吞下一枚被剥掉果壳的水嫩荔枝——这还不是最美妙的

部分——你仓皇汲取它的精华却又不得已感受如鲠在喉的微小痛苦。是的，它没去核，它就是要你吞下它的全部，有鲜美也有坚固，你得全部吃掉。”这是一种有深度的人生感受。

当然，对于应试教育生活，我们还可以期待雪静能够不断地、更加深入地去感受它，进而作出更有力度的文学表现。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驾驭语言，是怎么写的一个方面。在驾驭文学表现这种语言方面，雪静的能力尤为突出——

她这样表现家长们对孩子考试的关切和热心：“门口的家长拥挤成一汪花花绿绿的湖。空气里有防晒霜的气味、香水味、汗味，还有各式各样巧克力和饭食的香味，所有的气息都混合在一起。那是种庸俗又高尚、令人厌恶又催人泪下的味道。”（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一有张力的语言表现，运用了矛盾修饰这一修辞，如果是无师自通，那只能说是天赋，如果是学习的习得，也说明雪静的悟性。

“最后我们举起可乐干杯，Cheers，为我们今天沾满了油腻和辣椒的散发着烤鸡香味的伟大友谊。”将两种性质不同的事物（“烤鸡”与“友谊”）、不和谐的修饰（“沾满了油腻和辣椒的”与“伟大”）放在一起处理，产生了一种幽默的解构效果。

“王建康还是打扮得像当晚就要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演唱会的歌者帕瓦罗蒂那样的。”这又是以不和谐的、夸张的比喻，造成一种幽默的、略带讽刺和同情的效果。

“‘你们去哪里了？’她平静地问，只是说出的句子上结满

了冰。”这里使用了通感这种修辞手法。通感手法的运用,使语言更具感受性,增添了“诗”的意蕴。

“此人风趣无比,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绕口令一样的‘找老宋教朗诵’……他要求我站在他家客厅的正中央,像个白痴一样抑扬顿挫地说出‘狼和小羊’四个字,然后继续白痴一样边讲故事边作出小羊状或老狼状,挤眉弄眼,生怕别人没发现我天生智障。”这样的讽刺表现,几乎可以说是有些老道了。

我也读到了具有压迫感的描写——“在她的正对面,王健康的父亲,一把甩开他的椅子,猛地站了起来,就在我们怀疑他的精神是否已经不太正常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伴随着那重重砸向地板的沉闷声响的,还有号陶的哭声。那个男人突然就像一只忘记装水龙头的旧水管一样,开始倾泻自己几日来所有的辛酸与委屈。他的声带如同一只坏掉的号角,只能吹奏出惨烈的曲调。他哭得不顾形象、不分场合,仿佛哭泣是他自己的世界里唯一重要的事。之后几年里,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如此认真又压抑的哭泣,大概也不会有了。”

“我第一次觉得,我身边有太多人,每个人都有太多的故事,所有人的故事盘根错节在一起,就组成了这个叫做‘生活’的混账玩意儿。”这句话有点儿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味道。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模仿,还是巧合?

在儿童文学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儿童反儿童化”,

指的是身为儿童，但是却努力想成为大人的一种心态和状态。《豆蔻》就有“儿童反儿童化”的表现。在雪静的叙述语言中，有一种调侃的风格，这种调侃，有时显得很成熟，有时又显得有些生涩。不管怎样，这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发展的文学能力。

也许是因为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的经验都还不够丰富，作为长篇小说，雪静的《豆蔻》在作品的结构方面还有进一步架构的空间。在叙述上，可能太专注于语句的表现，对于事件叙述的节奏则有所忽略。我建议雪静可以多读、多写一些短篇小说。以前，我曾针对“在一些长篇作品中，作者不加思虑地往里面塞进去一大堆未经筛选、组织、整合的材料，用材料的罗列取代了艺术的结构和立意”这一问题，写过一篇名为《“短篇”精神：一种需要张扬的艺术精神》的文章。其中说道：“短篇作品有什么艺术特征呢？或者创作短篇作品时，作家应该遵循哪些艺术要求呢？我个人很喜欢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我曾经写过一篇研究芥川走向短篇小说创作的必然性的论文，题目就叫《用银镊子翻弄人生》。这句话是芥川的同志菊池宽对他的短篇小说的评语。菊池宽宣称，‘芥川的创作……位于艺术的最高水准’，‘在技巧方面是第一人’，‘观照的清澈方面也出类拔萃’。而我以‘用银镊子翻弄人生’为题目，是想强调芥川短篇小说艺术上的精致。芥川警句式地说：‘人生只是波特莱尔的一行诗句。’与芥川的这一人生信条一样，他在作品中也追求‘一行诗句’那样的东西，因此，

他选择了短篇这一艺术形式。他并没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样以长篇巨制进行宏大建筑的志向,而是把自己艺术生命的价值放在包容一切的美丽却短暂的瞬间光辉之中。我以为,犹如‘一行诗句’的芥川的短篇作品的特色是凝练、浓缩而意味隽永。”

我想,当雪静多读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等作家的短篇小说,仔细揣摩其中的门道,同时自己也来创作短篇小说,那时,写出的长篇作品一定会达到小说艺术的更高的台阶。

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 朱自强

目 录

序 写作是一种青春的表达	001
第一章 说再见吧 回不去的小时候	001
第二章 世界其实是个立方体 转过了童年的那面 还有崭新的青春在等你	019
第三章 日子是波澜不惊的大海下 藏着的一尾鱼	067
第四章 成长从不是件刻意的事 就在不知不觉间 我们悄然成人	107
第五章 掠过所有花的影子 一切美好都该有个结局	161
跋	218



第一章

说再见吧 回不去的小时候





很早之前,大约是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了杜牧的《赠别》。开头两句是“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我喜欢这两句诗,原因简单至极,因为里面嵌有我的名字。就是在那天,我知道了原来“豆蔻”是形容妙龄少女的专有名词,这让我产生了一点莫名其妙的小骄傲。后来我才了解,《赠别》其实是杜牧先生在落魄时写给一位雏妓的诗作,我立刻觉得自己受到了玷污。可是这丝毫改变不了什么,于是我很快释然。



忘了介绍自己,我叫林小蔻,今年 15 岁。矫情点说,我正处在我一生中本应该最美丽的豆蔻年华。“本应该”的意思就是,我自己并不觉得它有多美丽。事实上,我像大多数平凡而普通的中学生一样,卑微成大千世界中的茫茫沙尘,每天就是那么固定的几件事——上课,吃饭,写作业,睡觉。运气好一点,女生也许还会加上“逛街”或“唱 K”,男生则欣然选择“泡妞”或者“篮球”。

我生活在一个沿海的二线城市,是的,它繁华得让人忘了它本是个二线城市。每年游客多得可怕,尤其是夏季,全国



各地的男女老少像看见血腥的苍蝇一样，嗡嗡地冲向大海，然后再疯狂地把相机拍到没电。据说它曾连续几年当选为“全国十佳宜居城市”，但我们全都觉得，这根本是在扯淡。还是吴双总结得好：“有每周一小考一月一大考的学校的方地方全都不适宜居住。”我坚信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学生都赞成。

吴双是我的好朋友，再与时俱进一点，是我的死党。我们还有另外一名死党，名字叫做于天晴。我们都在远海中学的A班。远海中学大概算得上全市最搞笑的中学了，这里的初中部在全国都享有盛誉，名师如云，中考成绩在全市数一数二；高中部却臭名昭著，乱成一锅粥。不过高中部帅哥云集，据说这也是为什么每年远海初中部爆满的缘故，享受高端教育的同时还能来几个帅哥相伴，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应该是每个初中女孩子的梦想。

远海中学的A班号称“全市最好的班”，要进这个班，需要通过两项测试。一是才艺测试，占三十分；二是写作测试，占七十分。其中才艺测试又分为两项，朗诵是必选项，剩下的可从舞蹈和声乐中选择。我有舞蹈底子，报考时自然选择了舞蹈。

这次考试当然很重要，六月初考试，我从四月就开始准备。当然，比我更勤奋的大有人在。

我妈找到了我小时候的舞蹈老师为我编舞，我每天上完下午第一节课就前往舞蹈教室，路上买几个烤肠面包吃得自

得其乐、满嘴流油，尽管我妈一再叮嘱我那东西不卫生。我的舞蹈老师以严谨严厉出名，她要求我的每个动作都必须变成潜意识，无论何时听到音乐，都可以立刻起舞，所以可想而知我受到的折磨。一个月下来，托烤肠面包的福，我才瘦了五斤。

朗诵方面也丝毫不能马虎。我妈花大价钱找了一位宋姓老师为我辅导。此人风趣无比，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绕口令一样的“找老宋教朗诵”。为了这句倒霉的绕口令，我足足花了两周才把它说得字正腔圆极快无比，符合了老宋的标准。他终于切入正题，指导我练一个《狼和小羊》的故事。他要求我站在他家客厅的正中央，像个白痴一样抑扬顿挫地说出“狼和小羊”四个字，然后继续白痴一样边讲故事边作出小羊状或老狼状，挤眉弄眼，生怕别人没发现我天生智障。他则在一旁不停地打断我，不停地告诉我这个眼神应该怎样怎样，那个尾音又应该如何如何，搞得我每次上完老宋的课都恨不得恶狼一般一口咬断他那不断聒噪的喉咙。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尤其是在你拼命想让它慢下来的时候。

考试那天是个万里无云的大晴天，照理来讲，我们这个城市的六月根本不该如此炙热，可那一天偏偏就是一反常态。我那时还是长发，梳成一个高高的马尾，刘海旁边的碎发用卡子别起来，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衣裤，郑重得好像要去考

专业舞蹈学院而不是一个小小的远海中学。

门口的家长拥挤成一汪花花绿绿的湖。空气里有防晒霜的气味、香水味、汗味,还有各式各样巧克力和饭食的香味,所有的气息都混合在一起。那是种庸俗又高尚、令人厌恶又催人泪下的味道。几乎全市的小学生家长都聚集在远海中学的大门前,文绉绉的普通话和朴素直白的方言此起彼伏。他们替孩子背着包,手里拿着水壶或矿泉水瓶,艰难地举着阳伞,在人群里一寸一寸地挪。他们的眼睛里明明有藏匿不住的紧张,却仍努力给予孩子精心乔装过的微笑,作出笨拙的加油姿势,作出什么都不在乎的轻松样子。其实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紧张。

从那一刻我就明白,这场考试,不,这场战役,不,以后的每一场战役,都永远不会是单方面的孤军奋战。在每个孩子



的身后，永远都会有一个更庞大也更卑微的团体，他们手无寸铁，除了不顾一切的爱，他们什么也给不了。不过，他们将永远是你最坚强勇敢的骑兵连。

这么悲壮的场面，我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遇见。就在我伤秋悲春至高潮时，我看见了王健康。他穿着白衬衣，打着黑色的领结，不过由于身高关系，这一身并没有穿出成熟的男人气质，反而更加凸显了他圆脸小眼的搞笑形象。他就像一杯打翻了的黑豆豆浆一样流淌到我面前，用极小的声音说：“林小蔻，你也来考试啊。”

我知道王健康是唱美声的，他从小学开始就不断地在全国各大比赛中获奖。我们全都认识他爸爸，那个仿佛永远没梳过头发的矮个子男人。每次放学，他都昂首挺胸地站在校门口，像个刚被授予了勋章的士兵，看见我们班的队伍，就大喊：“健康！健康！”王健康总是羞怯地低着头走过去，他爸爸就接过他的书包，他们在夕阳里牵着手走回家去。没人见过王健康的妈妈，但也没人问起过，大家似乎都觉得他与他爸爸组成的小家庭已经足够温馨，温馨得让“妈妈”这个在每个家庭中都无比重要的伟大角色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路人甲。

像每一所中学一样，远海中学当然也有自己的艺术特长班。王健康这样的音乐奇才，自然是要毫无悬念地走进这个班级——如果他的声带没有突然断裂的话。即使如此，王健康还是打扮得像当晚就要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演唱会的歌

